静观万象

别盯着老 要揪住坏

作者公众号

首席评论员 静伟

本来发生在洛阳的广场舞大爷大妈与篮球少年争夺篮球场事件，就已经让“老人变坏”、“坏人变老”的论调甚嚣尘上，最近发生的跳河老人要拉救他的年轻民警垫背的新闻，更是让一些人惊呼：“坏人不止是变老了，而且开始杀人了”。

我觉得这么说的人，要么就是出于无知，以偏概全；要么就是由于无耻，有失厚道。

要知道，拉年轻民警垫背去死的老人，只是那一个；洛阳的广场舞大爷大妈，也只是那一群。群众里面有坏人，和群众是坏人能是一回事嘛？可是我们要判断群众里面有坏人，需要的是火眼金睛和一颗秉公而断的良心；而我们说群众是坏人，只需要铁齿铜牙和一副进水的脑子。

正是这种人的劣根性和思维惰性，让我们常常会在事实判断都没有做清楚的情况下，就急于做道德判断、价值判断，把他人踩在自己的脚下，让自己站在道德的高地。所以一旦有负面新闻出来，我们一个个都是急着谴责，而疏于自省，似乎找到一个指责的对象，就可以推卸自己的道德责任。

当我们认定“老人变坏”，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给他们让座；当我们声称“坏人变老”，就可以问心无愧地不加救助甚至羞辱谩骂。

我们习惯于把人和事标签化，往往是因为便于区分和攻击：先把别人定义成妖精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打妖精。

而当我们这么说、这么做的时候，其实往往是把自己和自己的亲人排除在外的，我们不会认为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，以及同样会慢慢变老的自己，也是这“坏人”中的一群。我们总是把道德当成别人的“紧箍咒”，到了自己这里，却成了“松紧带”。

可我们想过没有？我们的这些说法和做法，实际是将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老人群体，简单粗暴地置于道德和舆论的审判席上，而且还是缺席审判。让本来就更敏感、更脆弱的老年人，陷入更加尴尬、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境地。

这些年，“老人变坏”、“坏人变老”说法的流行，很大一个原因是主流话语权不在老人手中，他们没有能力、没有途径来为自己声辩，在舆论的漩涡和声浪中，他们只是沉默的螺蛳。其实他们只需要问一句：说我们老人坏，你们年轻人就真的好吗？

只要我们认真盘点社会上的负面新闻和典型案件，就会发现老年人犯的错，并不比中青年人多，只不过因为老年人身份的特殊，往往一旦有事件出来，就会成为新闻的焦点，加上一些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有意无意的引导，所以才会把本该乐享天年的老人，引向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
我之前就说过，“老人变坏”、“坏人变老”其实是一个伪命题，老不是原因，坏才是根本。你能想象一个一生善良的人，到老了，突然变成一个大坏蛋？如果真变了，那很可能是病变，需要的是治疗，而不是谩骂。而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年龄段的群体中，都有好人、坏人，或者说人性复杂的人。

小的时候我们有熊孩子，再长大点儿，就成了熊男生、熊女生，等他们结婚生子，就是熊家长，当他们老了，就是熊大爷、熊大妈……“江山代有熊人出，各领混账数十年”，说白了，他们就是“熊的传人”啊！

我们对于任何一件事物性质的判断，都不应一叶障目、不见泰山。比如，你看到洛阳的广场舞大爷大妈霸占篮球场，可你有没有看到还有另外一支老年篮球队，特意赶去为年轻人声援助威？你看到跳河老人要拉年轻警察垫背，可你有没有深思什么样的经历让他变得如此怨毒？这样的他，是因为精神有病还是心理变态？是一直坏还是一时坏？

如果这些事实都没有厘清，就急着谴责谩骂，可能这个世界不但没有少了坏，反而更多了恨。

人之为人，就在于除了对于现象的关注，更多的是对本质的追问。我们把注意力盯在行为人而不是行为本身，其实是倒果为因，本末倒置。

盯着老，是一篙子打一船人；揪住坏，才是抓住问题的关键。

我们不能阻挡自己变老，但我们却可以预防自己变坏。

就像汤因比所说：“一个人只有首先在精神上能够自我控制，才能处理好与同胞的社会关系。良知是个人素质，不是集体素质。一个社会的精神水准不可能高于社会成员的平均水准；只有每个人都发挥主动性、集体水准才能提升。”

我们不能总是把道德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，关键是要先做好自己，用人性微芒的光亮，烛照自己和周边的黑暗。

每当有所谓的恶人坏事出来，总会有人质疑要不要做好事。这其实是一种道德推卸：因为有可能遭遇恩将仇报，所以我就有理由见义不为？那么因为坐飞机可能会失事，所以你就不坐飞机？

2017版电视剧新《射雕》较小说增加了一个情节，让我很受触动，就是黄蓉和洪七公在明霞岛上，黄蓉看着奄奄一息的洪七公伤心地问他：如果知道欧阳锋会暗算你，你还会救他吗？洪七公苦笑着说道：我还救。

洪七公说，这是他的命。我觉得，这可以理解为宿命，也可以理解为使命。

你确定这件事是对的，那就去做。道之所在，义之所在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

《方成传》

（上接6月11日A12版）

第六章 生活不能没有朋友

连载

王毅人

韩羽、燕赵一绝

方成喜欢他身上这股土气，土到让方成佩服的程度。1980年，方成和韩羽一起参加漫画代表团访问日本，他们访问了几个市县，每到一个新的宾馆，卫生间的水龙头总是换成不同花样，要想放出水来，真得琢磨一会儿。韩羽不会用，他总找方成帮忙。一次又到一个宾馆，方成帮他放出水后，韩羽叹口气：“刚学会，又变了！”望着韩羽憨态可掬的样子，让你不得不笑。更让人好笑的是一次参加日本漫画家举办的宴会上，服务员都穿着透明纱，看着和“一点式”全裸一样。韩羽附在方成耳边悄声说：“我想看，不敢看。”方成扑哧一下乐了，他和韩羽想的一样，只不过没说出来，可见韩羽为人太真了。

从日本访问回来后，方成在报端上看到韩羽写了不少游记，既写了日本的风土人情，又写了不少同日本漫画家交往的细节，对照自己写的两篇东西，方成感到自愧不如。

方成佩服韩羽的地方多了，韩羽是画家，他的杂文集曾获得鲁迅文学奖，其实他只有小学毕业文凭。他的毛笔字也别具一格，看去横不像横，撇不像撇，可整个书法，浑然一体，韵味十足。方成曾问过几位书法家，他们都说韩羽的书法好，自成一体。在日本访问时，日本大漫画家横山隆一专门向他求字，并把一个平整的木牌给他，让韩羽写上横山隆一的名字。韩羽写好后，横山隆一恭恭敬敬把木牌挂在寓所上，可见韩羽字的分量了。

方成很赞成黄苗子评价韩羽的一段话：“韩羽画如其人，土头土脑，似土而雅，土极而洋到了家。”

这里说的“洋到了家”，就是指韩羽的画有现代派风格，对此，韩羽有番自我解嘲的话：“‘现代派’的一个主要标识就是反传统，传统绘画说是往东，它偏要往西，对着干。极力要打破传统绘画的思维模式。这是‘现代派’的积极的一面，唯有如此，才有可能不因袭、不盲从、不僵化，使自己有所发现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和‘现代派’说到了一起。这是我和‘现代派’的相同处。我和‘现代派’的不同处是，‘现代派’以反传统绘画始，以导致不是绘画、取消绘画终。也就是说为了和传统绘画往相反的方向拉开距离，像风筝断了线，四处乱飘，终于没了影。我对传统绘画也有‘反骨’，也敢‘炮厥子’，但折腾一阵子之后，终于不忘回到绘画中来。”

读着这段让人拍手叫绝的话语，方成倒想问读者，你现在还能说韩羽土吗？

李凌家宴

在文艺界，方成有一批和自己不是从事一个行当的朋友，但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他们在一起处的亲如手足，每年春节必在一起团聚，其中正月初四参加李凌家宴是最让人感念的。

参加这个家宴的一共有五个人，谢添、侯宝林、钟灵、方成，再加上李凌。李凌生于1913年，五人中年最长，谢添小他一岁，下面依次是侯宝林、方成、钟灵，相互差几岁。从二十世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，李凌每年正月初四都约他们几个人来，而他们还是骑自行车去，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。

李凌是广东台山人，1938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，解放后曾任中央乐团团长，并多有著述。谢添和侯宝林自不必说，他俩是家喻户晓的电影导演、演员和相声演员，加上爱开玩笑的方成和钟灵，每次相逢都能唱出一台好戏来。谢添爱讲笑话，一次他讲到，在北影，一位同志向他要张看内部参考片的电影票，还提出想看有裸体表演的。他送了一张，还嘱咐要保密。那位同志严藏着，回家一看，这张票原来是浴室的洗澡票。大家自然一阵笑。有一次，大家边吃边聊，说起当今协会多，有时一人要参加许多协会，这正应了钟灵之身，他说自己是全国美协会员，也影家协会、棋协、书协的会员，后来他又想起来自己还是杂技协会会员，这个方成认可，他亲眼见过钟灵口能吞拳，刚说到这，谢添补了一句：“他还是破除迷信协会的会员呢！”大家一听乐个前仰后合，因为简称“破协”，和“破鞋”谐音。

然而，这种团聚逐渐变成了人们美好的回忆。又过几年，由于侯宝林、谢添社会活动太多，有时不能保证一定去，到1996年侯宝林去世，接下来的谢添病倒、钟灵病倒到去世，后来只有方成一个人去了。可到了2003年，李凌先生也故去了，但家宴并没有停。走前李凌有嘱托，他让女婿每年正月初四到方成家把他接来，一定要吃一顿家宴，不过这次陪的是王琦、严良堃、瞿希贤，当然还有音乐界其它一些人士。每每此时，方成不能不感叹人生，物是人非，但此情却切，这是人世间最宝贵的，也是方成最珍惜的。他想起初次来时，他们四个人每人在李府的卡片上都签了名，酒酣耳热时，每个人还唱上一段，李凌还给录了音。方成记得，钟灵唱的是陕北民歌，谢添唱的是粤剧《野草闲花》，至于他自己，大概唱的是京剧吧，这如今都成了美好的回忆。

两位恩师：余所亚 黄嘉音

方成一生有许多许多老师，从小学到大学，有几十人，甚至更多。方成走上漫画创作的道路，虽没正式拜过师，但他也模仿过好多人，包括国外的一些著名漫画家。开初，方成的笔名叫利巴尔，显而易见，他在跌跤地效仿外国人。

在如此众多见过面和未见过面的老师中，方成称其为恩师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余所亚，一位是黄嘉音。

余所亚长方成十多岁，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漫画家。余双腿残疾，走路靠两手持小板凳往前移动身体。方成早就知道他的名字。1946年方成闯上海的时候，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幅余所亚创作的题为《中国工厂，美国罐头》的漫画，画面上是中国工厂的烟囱上，被扣上了一个美国罐头，简单明了的画面，把美国侵略者由军事侵略到经济封锁的丑恶嘴脸，揭露得淋漓尽致。方成看后很佩服，他就去余所亚家里拜见。两人一聊，很是投机，所亚是广东台山人，和方成同乡，同住的版画家李桦也是广东人，三人一见如故。听说方成还没有住处，所亚二话未说，让方成就在他俩的住屋中间搭一个床铺安身……

（未完待续）

7月8日双玉2017哈尔滨会展中心夏季万人招聘大会

会议时间：2017年07月08日（周六）7：30-13：00、07月29日

展会地点：哈尔滨会展中心办公区展厅（正门电梯左侧10米）

电话：0451-57771233、57771311、13945186040 qq:847809700

黑龙江双玉人才市场每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日定期举办招聘会

双玉人才于2017年07月08日（周六）、7月29日（周六）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夏季万人招聘大会。九周年庆感恩回馈，连定三场会展1360元（七一之前每日一个特价1000元三场），办会展2200元/5场，300加260等特惠，并赠现场及挂单，每周一至周日8:00-17:00全天开放，免费求职，免费推荐工作。

★06月20日（周二）2017“才富龙江、才通天下”大型人才交流会。

★06月21日（周三）“2017大学生短期工、兼职工及计时工”专场招聘会。

★06月22日（周四）“营销、管理、文职、行政、外语、外贸”专场。

★06月23日（周五）2017“精英世界、快乐职场”大型人才招聘会。

★06月24日、25日（周六、周日）“才聚金石、财通天下”夏季大型人才招聘会。

★06月25日（周日）青春校园之“放飞梦想”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专招聘会。

★06月26日（周一）龙江基层人才·服务业、制造业蓝领人才专场招聘会。

★06月27日（周二）“赢在龙江、职场达人秀”大型人才招聘会。

★06月28日（周三）“一技走天下”2017哈尔滨技工、普工、技术人才专场会。

地址：香坊区中山路36号二二楼，原双玉对面（与公滨路交口，香坊供电局右侧10米）乘：2、3、郊5、22、27、59、68、73、103、108、115、118、202、205、209等路西香坊或省医院下车（备有正规劳动合同）。

为了告诉白血病儿子“你不是奇怪的人” 父亲节前他剃光头发

光头爸爸和光头儿子 病房里闪亮的爱

康金生和儿子小航

文/摄 生活报记者 **徐日明**

6月17日，距离2017年的父亲节还有一天。

34岁的康金生开门走进了病房，儿子小航看着他的光头乐得直拍手：“爸爸也是光头，现在咱俩都是光头了，只有妈妈有头发，她是奇怪的人。”康金生的妻子丛丽宁关上了门。自从4个月前，小航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以来，他们一家三口一直住在哈尔滨市儿童医院血液内科的病房里。

“听同病房的人说，明天是父亲节，我觉得，只要我儿子高兴，就是我父亲节最好的礼物。可我真的没什么能给儿子，那就陪他一起变成光头吧！”康金生说。

笑

“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这样笑了，看着他俩这样，我真挺高兴的，哪怕是暂时的也好。”

17日，在儿童医院血液内科的病房里，生活报记者见到了康金生一家，一大一小两个光头嬉闹着，丛丽宁站在旁边微笑地看着父子俩。

“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这样笑了，看着他俩这样，我真挺高兴的，哪怕是暂时的也好。”丛丽宁说。

康金生是一名建筑工，家住宾县。今年春节后，7岁的儿子小航突然发烧、脚疼，当时班里好多同学都得了感冒，丛丽宁以为小航也是感冒，当地医院也说没什么事，因此她并没有太在意。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，小航的病情突然加重，手脚发肿。丛丽宁带着小航和家里的九千块钱，来到了哈尔滨市儿童医院。医生的诊断结果，让丛丽宁傻眼了，她哭着给丈夫打电话：“你快回来吧，大夫说，咱儿子得了白血病，现在很危险……”

小两口开始为儿子的医药费发愁。先是借，能借到钱的亲友借遍了；接着是卖房，把家里的一间平房挂到房产中介去卖；最后是乞讨，康金生带着儿子的病例，在繁华路段当街跪着乞求帮助，十元、二十元纷纷凑了上来，小航的治疗开始了，化疗、骨穿……因为治疗及时，小航又恢复了精神。

小航摸着爸爸的光头

问

“我头发什么时候能长出来？我以后都这样了吗？”

小航的病暂时得到控制了，可是康金生小两口的烦恼并没有减少，儿子的头发掉光了，原本帅气的小男孩成了小光头。小航不爱见生人，总是问爸爸：“我头发什么时候能长出来？我以后都这样了吗？”康金生夫妻没读过几年书，儿子这样问的时候，夫妻俩只能安慰道：“快了，就快长出来了。”“快了是什么时候？”每当小航追问的时候，康金生无话可答，丛丽宁也只能背过身去抹眼泪。

“爸爸好还是妈妈好？”记者的话刚一问出口，康金生便不好意思地笑了，他知道儿子的答案。因为自己长年在外面打工，陪伴儿子的时间非常少。

“从小航出生到7岁，我都没怎么陪过他。既没带他出去玩过，也没参加过学校的家长会和运动会。除了打工给他挣钱以外，我什么都没为他做过。我不是一个好父亲，就算他真的不喜欢我也没有错，因为我儿子的童年里几乎就没有我……”康金生的眼圈泛红，哽咽道：“现在儿子有病了，这四个多月来，我没再出去干活，一直陪着他，如果没有他，我挣钱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看到爸爸快哭了，小航立刻过来搂着爸爸的光头说：“爸爸，其实你也挺好，自从我有病了，你一直都没走，咱俩可以天天一起玩。”

礼

“虽然父亲节应该是爸爸收到礼物，但我儿子高兴，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！”

康金生和儿子玩了一会儿，抱着儿子躺在床上说：“明天就要开始化疗了，今天还要多休息一会儿，刚才护士说，明天的针要打24个小时。”小航摸着自己的光头，有点儿沮丧，“整天化疗，我的头发都掉没了，一点儿也没给我留下”。

康金生以前没过过父亲节，可今年不一样，他反倒想送给儿子一个礼物，让他高兴高兴。钱都用来治病了，不能给儿子买玩具，也不能带他出去玩，连儿子最在意的头发也没能留住。为了让孩子得到一点儿安慰，他索性把自己的头发也剃光了，如今在这个病房里，一家三口有两个光头了，儿子是小光头，爸爸是大光头，这样孩子就不会觉得自己奇怪了。

“虽然父亲节应该是爸爸收到礼物，但我儿子高兴，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！”康金生感慨道。

“自从成了小光头，这孩子就觉得自己是个怪小孩，一直不愿意见生人，他爸陪他把头发剃光了，孩子特别高兴，说妈妈才是怪人。”丛丽宁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

愿

“不管治愈率多低，我是他爸爸，只要我活着就要救我儿子。”

生活报记者采访时，几个中年人来到了病房，冰城市民姜娜娜把两万元现金送到了康金生的手中。姜娜娜说：“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他们一家的求助信息，七个同学凑了这两万块钱，打算帮帮这个孩子，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关注白血病儿童，帮他们早点儿摆脱病痛，恢复健康。”康金生不停地向好心人鞠躬，感谢他们帮助小航。

哈尔滨市儿童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张为伟介绍，小航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，这种病分为轻度危险、中度危险和高度危险，如果是轻度的，治疗期在两年左右，治愈率能达到80%以上，小航目前是高度危险，疗程将在三年左右，治愈率也会有所降低，不过只要治疗得当，希望还是相当大的。

康金生说：“不管治愈率多低，我是他爸爸，只要我活着就要救我儿子。医生说，治疗费用大约需要30万元。孩子患病以来，有很多像姜女士那样的好心人帮过我们，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已经捐了将近六万块钱了，我们的房子大概值十万，我再去借点儿，实在不行我们再到街上乞讨，一定要治好孩子。”

“爸，将来我好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，以后当个工程师。我设计房子，你帮我一起盖？”小航玩累了，躺在康金生怀里说。

“好，你设计房子，爸爸帮你盖，爸爸一直陪着你，只要你高兴就好！”这个讷言的老爸，摸着儿子的小光头说。

记者手记

头发能当礼物吗？病房中的这个父亲节礼物，如《麦琪的礼物》般有着含泪的微笑。康金生是个不善言谈的人，采访中他只会抱着儿子来表达自己的爱。他甚至担心，儿子会因为童年缺少陪伴而怀疑爸爸不爱他。

事实当然不是这样，为了儿子，他去借、去求、去跪，甚至为了儿子一时的高兴，剃光了自己的头发，把儿子的微笑当成是父亲节的礼物。他想说的，早已经表达了出来：“儿子，无论如何，爸爸都跟你在一起。”

想起这样一段话，这个世界上，幽默的男人很多，但有趣的父亲很少。他装得很硬，因为只有孩子是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；他从不多说，但是他一直在努力地做着。他也许很无趣，但他真的爱你，就像全天下所有的爸爸一样……